



汉图文化  
HANDIA READING

# 地狱的来信

让你夜不能寐的唯美恐怖悬疑小说

一封神秘的来信、一抹古怪的微笑、一个遥远的传说

小堂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地狱的来信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4年11月第1版 72页

小堂 /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的来信 / 小堂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10  
ISBN 7-104-02250-3

I. 地...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6600号**

## 地狱的来信

---

责任编辑:王媛媛 萧楠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邮政编码:100089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8

字 数:135千字

版 次:2005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104-02250-3

定 价:2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目 录

|             |     |     |              |
|-------------|-----|-----|--------------|
| 引子          | 001 | 096 | 夜探鬼灯         |
| 你妈遇害了       | 002 | 101 | 一切只是虚幻       |
| 尸体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 005 | 105 | 那是爱吗?        |
| 深夜的邮递员      | 008 | 107 | 凶手另有其人       |
| 地狱的来信       | 011 | 112 | 外公的反常表现      |
| 古老的传说       | 014 | 116 | 爱上网聊的感觉      |
| 这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 017 | 119 | 合租的对象竟然是他    |
| 外婆梦游了       | 020 | 126 | 母亲生前的美丽耳环    |
| 外婆跳楼自杀了     | 025 | 132 | 深埋的伤心往事      |
| 又一具尸体莫名失踪   | 029 | 141 | 夜访厕所         |
| 洗手间窗外的影子    | 033 | 146 | 田漫漫疯掉了       |
| 又遇出租车司机     | 039 | 149 | 外公有嫌疑        |
| 街角的身影       | 043 | 155 | 地狱来信背后藏着诅咒   |
| 地狱之神        | 049 | 158 | 把心事说出来,梦就成真了 |
| 夜半歌声        | 056 | 166 | 古老的传说是真的     |
| 是梦还是真实      | 060 | 174 | 地狱的E-mail    |
| 新学期 新现象 新面貌 | 065 | 180 | 厕所里有鬼        |
| 虚惊一场        | 068 | 188 | 再见田漫漫        |
| 餐厅风波        | 071 | 204 | 奇怪的噩梦        |
|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 075 | 211 | 不想要的结果始终还是出现 |
| 窗外的鬼灯       | 082 | 219 | 地狱来信之谜       |
| 田漫漫=凶手吗     | 086 | 229 | 爱的誓约         |
| 新的突破点       | 092 | 235 | 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



## 引子

炎夏，午夜，子时。

秋雪提着发出橘黄色光芒的探路灯，站在空旷的山顶，仰望天空。苍穹墨黑，黑得见不到半点其他颜色，犹如幽灵小瀑布般的长头发。山头的风在肆无忌惮地刮着，刮得竹林在瑟瑟颤抖，发出呼呼的响声，阴森森的，灯光像是鬼火，跟随着风飘来飘去，着实让人生怕。

秋雪能明显地感受到自己的心在急剧地跳动。

“妈妈，你在哪里？”秋雪叫了出来。可是声音一下子被隐没在风声里。蓦然，从远处的竹林里传来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幽怨的哭声听上去像极了母亲的，哭声从远而近，由近而远。

秋雪不禁打了个冷颤，顿时屏住了呼吸。哭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远，仿佛又越来越远。

秋雪循着哭声，穿过深深的竹林。在竹林的深处有一个山洞，洞口漆黑一片。秋雪发现哭声来自山洞。她举起探路灯，小心翼翼地走进山洞，里面静得能让秋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跟前是一道深深的陌生山谷，从谷底传来一阵清脆的流水声。

秋雪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突然，一个白色的影子从秋雪眼前晃过，平时胆子挺大的秋雪也吓得差些尖叫出来。

秋雪强迫自己镇静，她看到一个长发披肩的女人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哭泣，原来刚才的不是影子。那个女人背对着秋雪，秋雪看不到她的脸，可是背影很熟悉很熟悉，好像那个女人在秋雪身边呆了好几十年了。

接下去，秋雪做了一件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她竟然往那个女人走去，可是秋雪走了好久好久，那个女人和她之间的距离还是那么远。



渐渐地，秋雪像是认出那个女人是谁了。

秋雪想叫那个女人，可是她越是努力地想表达些什么，喉咙越难受得要命，像是被一条钢丝绑住，好长一段时间出不了声音。

无奈之下，秋雪只能拼了命地追赶。正当她快抓住那个女人的头发时，秋雪却脚下一空，坠入了深深的山谷，山谷很深很深，好像没了尽头，犹如坠入了地狱的十八层。

顷刻间，骇人的闪电清晰地划破了夜空，接着又是群山坍塌般的雷鸣。

秋雪大声地叫着弹坐起来，发觉原来只是个梦，但她还是被吓得满头大汗，脸色苍白。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梦，这次不可思议的恐惧就是故事的开始，也是秋雪恐怖悲剧的开始。

她更想不到在她做梦之后的那个星期六晚上，母亲无缘无故地死了，被一只粗绳吊在客厅里。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胆量，希望你先壮壮胆；如果你感觉到口有些渴了，希望你先去倒杯水；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我劝你还是去坐在沙发上，抱一个布娃娃；如果你还没把门窗关好，我也劝你把门窗锁好。现在故事开始了。

## 你妈遇害了

故事开始于秋雪做噩梦后的那个星期六。

那天噩梦醒来之后，秋雪急忙跑到母亲的房间，直到看见母亲还安然地熟睡着，才放心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秋雪是某名牌大学新闻系的大二学生，父亲在她七岁那年病逝了，这些年来她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自从上了大学，上课



你·妈·遇·害·了

期间都是住校的，而且她报了星期六的培训班，平时在家的时间就是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下午。

尽管如此，她和母亲的感情很好。母亲很疼爱她，隔三岔五地给秋雪打电话，特别到了星期六，一大早就打电话来问喝什么补汤。

其实，自从秋雪上个星期做了那个不可思议的噩梦之后，心里一直有层阴影，几天来总是疑神疑鬼的，看人的眼神也总是怪怪的。

这是一个谁也不会去刻意记住的星期六，秋雪还是和往常一样去培训班，但令她奇怪的是今天怎么既没有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也没有收到她的短信。想着想着，秋雪心里开始担心起来，更多的是恐惧。

秋雪坐在教室里，心不在焉的样子。从早上开始，她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身后飘来飘去。“大白天的，不会遇上鬼的。”她这么跟自己说。

“秋雪。”正在她发呆时，一个声音传进她的耳朵，像一根细针刺入她的耳膜，然后刺激了所有神经，令她毛骨悚然。

“啊！”秋雪闻声弹了起来，吓了周围的同学一大跳。

“请你来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老师在台上说着。秋雪这才舒了一口气。

“呃……”秋雪吞吞吐吐的，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刚才老师问的是什么问题。她摇了摇头，表示不能回答。

“秋雪，你没事吧，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同桌的田漫漫一阵狐疑。

田漫漫是秋雪上培训班的同桌，也是同寝室的，睡在她对面。从大一到现在，感情都很好，一同吃饭，一同逛街的。

“刚才开了点小差。”秋雪说着，勉强自己笑了出来。

“看你满头都是汗的，真的没事？”

地·獄·的·來·信



“没事。”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田漫漫看秋雪脸色很难看，很担心地又问了一次。

“真的没事，先认真上课吧。”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午课结束，秋雪已经顾及不上任何事情，和田漫漫道了声再见，拦了辆出租车直往家里去。

等她在出租车上坐稳，发觉出租车里阴森森的，没有任何杂音。司机的眼神迷茫，目光呆滞，但他没有说什么话，只管自己开着车。

秋雪的心像是提到了嗓子眼，怦怦作响。

透过后视镜，秋雪发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纠缠着自己。猛一回头，却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突然又发觉脚像是踩在了泥洼上，低头一看，自己还是坐在出租车上。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天色一下子暗了下来，仿佛很快就要下雨了。秋雪发现车开进了一条以前从未见过的小路，小路两旁除了森严的建筑没有别的东西，这让秋雪很奇怪，这么一条街，竟然听不到任何声音。

秋雪慢慢地摇下玻璃窗，迎面扑来一股不知腐烂了多少年的气息，似乎自己已到了另一个世界。

“司机，这是哪里？”

司机没有回答。

“司机，你是不是开错路了啊？”

司机沉默了一会儿，眼睛直视前面，说：“小姑娘，快些回家吧，你妈遇害了。”

“老师傅，你在和我说话吗？”

“小姑娘，快些回家吧，你妈遇害了。”司机还是这么一句话。

“老师傅，你没事吧？”



尸体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小姑娘，快些回家吧，你妈遇害了。”

“停车，停车。”秋雪大叫着，差些吓得哭出声了。正当她大叫之际，出租车开出了这条小路，驶入一条通往秋雪家的大路。她已经看到了几百米之外的自己的家了。那是一套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小型别墅。

可是她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怎么会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捷径呢？

车子很快在家门前停下，秋雪也没有告诉司机具体位置，他怎么会停得这么准确呢？

“师傅，给你钱。”秋雪说着下了车。

“小姑娘，快些回家吧，你妈遇害了。”司机接过钱，丢下这么一句话，就匆忙离开了。

秋雪忐忑不安地开了家门，这个时候应该是母亲做晚饭的时间啊，怎么房间里没有半点声音，也没有了往常的那种饭香汤香呢？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像是从地府飘来的阴凉气息扑鼻而来。难道母亲真的出事了？

“妈，妈。”秋雪边脱鞋子边叫。可是没有任何回音。

“妈，妈。”秋雪更大声地叫了，结果还是一样。秋雪突然想到了刚才那位司机说的话，心头不禁紧了一下。

她轻声地穿过走廊，推开客厅的大门，可是这一推门不得了。“啊！”秋雪一声惨叫之后，一下子吓得昏了过去。她看到了一个女人背对着她，被吊在了客厅中央，四肢下垂，身上穿着粉红的睡袍。

## 尸体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秋雪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了，她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左边坐着田漫漫，右边站着一名护士。护士见秋雪醒来，俯下身子想帮她把把脉。



“鬼，鬼……”秋雪用力地摆着手，语无伦次的。可想而知，她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

“秋雪，你怎么了？什么鬼啊？她是护士啊。”田漫漫赶忙抓住秋雪的手。

“小漫，我怎么会在这里？”

“昨天你在家昏迷了。”

经田漫漫这么一说，秋雪的脑海里又浮现出昨天晚上在客厅里看到的情景。从背影上看，她认得那就是母亲。想到这里，秋雪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秋雪，你没事吧？从昨天下午上课到现在你就怪怪的，后来我不放心，就去了你家……”

“我妈。”秋雪这时候才想起了母亲，“我妈呢？”

“你妈？”

“对，我妈，我妈被吊在了客厅里。”

“没有啊，我进去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躺在客厅里，当时我被你吓坏了，马上就打了急救电话啊。”田漫漫说。

“你没有看到我妈被一跟粗绳吊在客厅里？”

“什么粗绳子，什么你妈被吊在客厅里啊？我说了，当我到了你家，我看你家门没锁，我就叫你，可是你没有回答，当我走到客厅时，发现你昏迷在地上。秋雪，你这两天是怎么了啊？”田漫漫被秋雪弄得摸不着头脑了。

“不可能，不可能……”秋雪自言自语着，就下了病床。

“小姑娘，你还不能走啊，我们还得仔细检查。”护士说。

“我要回去看我妈……”秋雪像是没有听到护士在说话，只管自己穿上鞋子走出了病房，田漫漫也跟了出去。

她们坐出租车到了秋雪的家，这期间秋雪没有和田漫漫说任何话，只是自言自语的，眼睛认准一个方向就不会改变了，看上



尸体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去很像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她们来到了秋雪的家，秋雪显然没有了丝毫的恐惧，直冲客厅，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具尸体，和昨天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这……”田漫漫指着挂在客厅里的女尸，天生胆小的她吓得目愣口呆，没一会儿就昏迷了过去。

秋雪经过昨天那么一吓，胆量显然大了点。秋雪也没有过去，也没有去理会昏迷在地的田漫漫，只是死死地盯住悬挂在客厅里的母亲的尸体。

过了半分钟左右，“吱呀”，清脆的一声，响声回荡在偌大的客厅里。

是绳子断了。

秋雪母亲的尸体重重地摔在地上。秋雪控制不住自己尖叫出来，然后扑到母亲尸体旁边。母亲仰面朝天，毫无表情，刚做过护理的乌黑头发散在地上。

秋雪都不敢伸手去抚摸母亲的脸，曾经那张容光焕发的脸，此刻却是冰凉乌青。

顿然，一种莫名其妙的液体贯穿了秋雪的整个身体，令她不由自主地颤抖着跌坐在地板上。她注视着母亲那张安详的脸，才弄明白那液体是一种叫悲伤和沉痛的暖流。

母亲死了，死在一个安详的傍晚，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可是为什么昨天田漫漫进来时却没有看到尸体悬挂在客厅呢？为什么尸体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呢？

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母亲是被谁害死的呢？秋雪一下子想到了那个出租车司机，为什么他会知道母亲会遇害呢？

一串串的疑问塞满了秋雪的脑子，所有的一切都将成为秋雪心中的一个谜。

## 深夜的邮递员

那天秋雪凝望着母亲的尸体好久好久才清醒过来，赶忙报了警，后来一群警察在四周巡视了许久，又把客厅像是翻了个底儿似的搜查一遍，结果什么蛛丝马迹都没找着。一群人一致认为母亲是自杀，可是秋雪始终想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自杀。

后来也有警察说可能是他杀，但现场没有任何线索。于是，警察们只能收队了。最后把秋雪母亲的尸体运到殡仪馆了。

最后，一个队长模样的人丢下一句话，却发人深省又令人惊悚。他说：“难道是被鬼杀了？”当他说完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

其实这还不能令人起鸡皮疙瘩，后面的事让秋雪简直不敢去相信。当车子到了殡仪馆时，工作人员把车门一打开，却发现秋雪母亲的尸体不见了。大家都有把运尸车翻过来的冲动了，可尸体真的不见了。

那个队长模样的人傻了眼地说：“这，这怎么回事啊？见鬼了，真的见鬼了。”

可是见鬼归见鬼，期间秋雪和田漫漫被叫过去谈了很多次话，他们也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通，可事情就这么搁着了。

很快的，暑假开始了。秋雪也慢慢地从母亲死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但偶尔想起母亲的尸体莫名其妙地消失这件事，心里不免有些恐惧。她也在想是不是真见鬼了。

由于母亲突然去世，偌大一幢别墅只剩下秋雪一个人了，于是秋雪就找来外婆和外公一起住。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牛郎织女相会一个星期之后，在秋雪那里早就有那么一段传说。相传七月十五这天是鬼出没的日子，通常这天晚上小孩子是不能上街的。

母亲没出事之前，秋雪根本不相信什么鬼不鬼的，但自从那



夜深·夜·的·邮·递·员

事之后，秋雪还真不能不信这个邪了。

外婆和外公早上去乡下了，现在只剩下秋雪在房子里。

外面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呼啸声就像孩子在嚎啕大哭。秋雪假装很镇定，坐在那里看电视，脑子里却浮现出母亲悬挂在前面的情形，身上不禁竖起汗毛。

秋雪拼命地换频道，各大电视台播放的不是恐怖片就是血腥场面，这种状态下让秋雪看这些片子简直是遭罪。

经过再三地精挑细选，秋雪选择了看武侠片，可没看多久就出现了一个凶杀场面，一个大胡子背后被人狠狠地捅了一刀，鲜血喷了出来。

秋雪吓了一跳，感觉有人正拿着刀往自己身后捅，猛然转身，可是身后没有任何人。

说时迟那时快，正当刀从大胡子身上抽出的时候，秋雪听到窗外一声巨响，像是整个天穹倒塌下来了，随后又是一道惊人的闪电打在客厅的屋角，电视机屏幕和电灯都被烧坏了，房间里一下子黑成一团。玻璃窗被打开了，一阵携带着阴森气息的风一个劲地往客厅里吹，长长的窗帘迎风飘扬，就像很多鬼片里幽灵长长飘扬的头发。

秋雪无法自控地叫了出声，随手抓起小枕头把头埋得严严实实的。

过了好一会儿，房间里只有呼呼的风声，秋雪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然后环视着四周。突然，一道白色的影子从落地窗前掠过，速度快得让人顾不及定睛看。

“鬼，鬼！”秋雪不停地叫着，整个身子都蜷在沙发的角落里。

“铃……”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响起，在客厅里回荡了一圈，像是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然后钻进秋雪的耳朵。秋雪吓得全身瑟瑟发抖。

铃声还在作响，秋雪慢慢爬过去，摘起听筒。

“喂，喂……”秋雪轻声地询问了几下，可是对方没有任何声音。



“喂，喂，你找哪位？”对方还是没有声音，正当秋雪要挂断电话时，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幽怨的笛声，接着又传来教堂里祷告的声音。

“啊！”秋雪叫着用力挂了电话。

可是她像是想起什么事情似的，又拿起电话，很顺手地拨出了号码。号码是田漫漫的。

“嘟，嘟……”响了四声之后，对方接起了电话。

“这里是地狱之门接待处，请拨分机号，查询请按0。”听筒那头传来了这样一句话。

地狱之门？秋雪傻住了。明明拨的是田漫漫的号码，怎么出来个地狱之门接待处呢？

她不可能记错号码的，平时就算是蒙住眼睛也不会把这个号码拨错的。

秋雪只是诧异，但没有恐慌，也许那一刻，她的惊奇盖过了恐慌。她又拨了一次田漫漫的号码。

“欢迎你再次光临，进入地狱之门请按#号。”

秋雪这时候开始有点恐惧了。这是怎么回事？

秋雪想到今天是七月十五，难道真的闹鬼了？正当她思考的时候，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秋雪屏住了呼吸，不敢前进半步。

“啪啪啪……”敲门声还在继续着。

“谁啊？”秋雪很大声地叫了出来。

“啪啪啪……”除了敲门声没有任何回音。

秋雪缓慢地往大门移动脚步。

“你找谁啊？”当秋雪靠近大门时又问了一句。

“请问秋雪在吗？”外面终于有了声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是谁？”秋雪惶恐地问。

“我是邮递员，有你的信，先把门打开好吗？外面下好大的雨。”邮递员？信？这么刮风下雨的夜晚怎么会有邮递员来送信？



地·狱·的·来·信

秋雪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可以先开门吗？外面下好大的雨。”门外边又传来那个男人的声音。

秋雪顾不上思考地打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男人，穿着一身雨衣，戴着雨帽，由于光线暗淡，秋雪看不清他的脸。

邮递员把信递给了秋雪。信被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

“这是一封地狱的来信，请你在这签个名。”邮递员说着举起了手，可是秋雪发现他手上没有任何东西。

“签哪里？”秋雪不解地问。

“谢谢，我先走了。”那个邮递员说着就匆匆骑上自行车离开了。这之间，他没有正面看一眼秋雪。

秋雪像一只受伤的无助小鸟，站在门口望着邮递员的身影很快地消逝在雨幕中。她都不敢去想刚才发生了什么，或者她根本就记不得刚才发生了什么。

## 地狱的来信

灵幽大道。十字路口。

由于昨夜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来袭，路牌光荣下岗了。几个工人在修路牌，忙得不亦乐乎。

灵幽大道175号。这是一座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小型别墅，散发着神秘诡异的气息。别墅里，秋雪有点痴呆地坐在客厅沙发上。

“秋雪，先吃点东西吧。”秋雪的外婆端着一碗热腾腾的东西走到秋雪面前。

连续几次的惊吓让秋雪的神经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导致她的言行举止，一颦一笑都显得迟钝牵强，让人一看就会起怜悯同情之心，特别是看人的时候，像只脆弱的小绵羊。



秋雪示意让外婆把吃的放在茶几上，确切地说是放在那封在暴风雨之夜收到的来自地狱的信旁边。这是一个黄皮纸信封，有点旧有点皱，像是经过长途跋涉才来到秋雪身边的。和往常的信封不同的是这个信封上没有任何字迹和条纹。信封口被整整齐齐地封好，寄信人像是个很细心的人。

两天过去了，秋雪还是没有勇气把信拆开，好像里面装的是毒气，又像装的是千年来无法破译的密码，一打开就要公诸于世。

现在，它就那么安详地躺在茶几上，这让秋雪想起一个多月前，母亲从绳子上掉下来时平躺在客厅地面上。难道这封信和母亲的死有关？

秋雪没有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外婆外公，所以两个老人对秋雪这两天的反常也感到很诧异，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外婆也弄不明白秋雪为什么一直看着那封信又不敢打开，只能以一分钟一次的频率进出客厅。

经过十几次的踱步徘徊之后，外婆终于还是开口了。

“秋雪，你为什么老是看着这封信啊？谁给你寄的啊？”

“信？没事没事。”秋雪听到信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赶忙把信夹在一本厚厚的书里面，像是什么特大的秘密被发现了。这个举动更让外婆吃惊。

“秋雪，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外婆走到跟前，关切地问。

“没有。”秋雪说着却吃起东西来，“外婆，这汤味道不错。”自从收到信后，也许这是秋雪惟一一句有点正常的话。

“那多喝点，厨房里还有。”

“嗯。”秋雪点了点头。

外婆也不再追问太多，起身离开了。

秋雪喝了热腾腾的汤，拿起那本厚厚的书，回自己的房间了。回到房间，又把信摆在写字台上。不知不觉睡着了。这些天来，她晚上都没怎么合眼。一个个恐怖的画面就像电影的镜头在她脑海



地·狱·的·来·信

中出现又消失，消失又出现。

当她再次被噩梦惊醒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很暗了，也就是说她已经睡了一个下午了。这次的噩梦和那封信有关，而且在梦里有个蒙面人告诉她这封信和她母亲的死有关。

秋雪满头大汗地坐在床上，第一个反应就是找那封信。当发现信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茶几上，她才舒了一口气。

可是这次她很迫切地想拆开这封信，她想知道个究竟，知道这封信到底和母亲的死有没有关系。

最后的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把信给拆开了。

拆了信封口一看，里面又是一个同样的，只是大小稍微小点的信封。秋雪又拆了信封，里面还是个信封，这时候的秋雪心跳开始加快了。

她不厌其烦地拆信封，可是茶几上都撒满黄皮纸了，还是没看到真正的信。此时的秋雪已经慌乱不已。

约莫拆了十个大小各不同的信封之后，终于出现了真正的信笺，是一张灰色的纸，叠成好几块，也有点旧有点皱，像是被压了好久好久的。

秋雪那双颤抖的手紧紧捏着信笺，怀着试探的心慢慢地把信笺摆平整，可是她根本不敢看。顷刻间，外面一道莫名其妙的光闪了过来，吓得秋雪“啊”地大声叫了出来。

不一会儿，外婆赶过来。“秋雪，秋雪，你怎么了？”

秋雪全身颤抖着蜷缩在床的角落里，没有回答外婆的问题。外婆马上凑到她的身边，关切地问：“孩子，你怎么了？”

外婆说着已经看到秋雪手里紧紧拽着的信笺。外婆想把信笺拿过来，可是秋雪拽得死死的，于是外婆只能先安慰秋雪。

秋雪慢慢地也舒缓过来了，然后和外婆一起看信。

信上是这么写的：